

興義文史資料

第十集

(内部发行)

政协贵州省兴义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編寫組編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印

漫谈兴义的江防剿匪防

——尹 慎 铭——

为了按制云南罗盘区游击革命势力的进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元猷接任兴义县长伊始，忽接奉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同省保安司令韩文煥会銜密电一封，笔者当年供职于蒋政府民科，代译电稿，其中文大政是：

“兴义县蒋县长览：近闻云南罗盘区共匪猖獗，在云贵边区活动甚熾，为了严加防范除调省保四团李团长从隸率该团进驻兴义配合〈328〉师张清师部防守外；着电飭该县迅速召集沿江区、乡、镇、保、甲组织民壮协同防守。于电到之日成立江防指挥部，拟定江防计划，速报备查，谷正伦、韩文煥（38）亥

支印”

两天后，忽又接到兴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譚本良同月鱼电：电文大致是

“兴义蒋县长：云贵边区，土共猖獗，大举侵犯盘江，高喊解放盘江口号，我区最近收到土共散发传单不少，顷奉省府同省保安电飭本区严加防范，着飭该县长迅速成立江防组织，拟定计划，报部备查，譚本良亥鱼印”

先后两电，给这位新上任才半月不到的蒋无识县长放开接收未完的工作，亲自来大抓特抓江防任务，以此作为他到兴义转家鄉来当县长的“施政方针”。

上任县长滕树勋，因防范不力，致使土共在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混进县城，因而滕树勋受

參調取。蔣永履斬之而，衛廷設厅长何輯五即
在谷正倫面前保薦蔣云松，以他係興文七會區
革山鄉萬革開人，早年曾出身軍隊，一九四〇
年抗戰平川時期蔣由軍訓總監部調回貴州曾任
省立平遠教導之職七月是調貴州省地方行政干
部訓練團軍訓付總隊長職務（正校軍銜）省干
團打辦后，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結束後他閑居
在家於貴陽黔靈山脚以耕田為生，遠達興文縣長
勞人，工任縣長滕樹勛係文縣出身，做官才
足書生氣味，他所帶隨員都是一些毫不諳軍事
的角色，此間考議會上審于谷正倫同何輯五并
又写信通知興文駐省考議員趙發智、馮正儀以
及谷正倫私人秘書李乃棟（以上均是興文人在
省方有交枋人士）請求省府另委順能而擅長軍

事之人材接洽，何辑五原派蒋无识出司，且又保同乡吴聚，接到县参议会信后，在岩正偏面前力保蒋出任兴义县长接替滕任之职，何引荐之日，岩正偏对蒋无识面授机密，谓以防范出共为当前急务，边江严加守备，蒋无识受委后未蒞任之前，在贵阳何辑五公叙与赵发督等会晤，以全力尽躬桑梓，不负岩正偏何赵等人之厚望，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来到兴义，下榻拾杨柳街其兄蒋慕一处，分嘱其兄以妻妾转家鄉当县长决不扬言他已到县、恐有碍不便，蒋无识一介人暗中的来亲信人等一介未带，所以县府以及各部门均不知道，滕任接电在先，早已做好移交工作，等待新官上任，殊知蒋无识以不籍声色将多人都一概不知，蒋未视事也。

前、食宿在其兄处、夜间亲往何辑五的大老婆代岫侠（又名何四太）家以拜谒四太为名而实际就暗中打听地方情况、次则拜见县考议会赵伯俊、徐朝光二位议长、探悉家鄉情形、一切摸得了底、到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二日才到县府接印视事、此乃蒋无识到县之经过、毋庸赘述、接任后、对边区筹组“汉防指挥部”对城内“^{攻城}成防指挥部”接奉二电、一切照办不误、汉防指挥部、它的组织如下：

设汉防总指挥一人、由县长兼、下设付指挥三人、乌沙区翟亚雄、椿鲜区宋朝攸、泥述区李长太、其简要计划是：乌沙区控制特角桥屏斗塘、新江底、老江底、椿鲜区控制春布革、板革、叭革、三江口、泥述区控制春布、

沈纳渡口、凡屬於南盤江上、中、下游一帶的
橋樑渡口完全控制、派入日夜監守、由縣府軍
事科配發武器彈藥（縣府有彈藥庫存有武器彈
藥）由各區的鄉鎮抽調自衛隊兵輪換守哨，
自衛隊的伙食開支、由區、鄉、保、甲按戶每
月攤派，富戶一斗至兩斗，一般戶一升至三
五升不等，各橋渡防哨，經常由縣派保警隊巡
視檢查，對支南人檢查特別嚴格，於是這些渡
口、橋哨檢查過往行商異常認真，有收得大煙
的、有收得白銀的，有攔得牛馬牲口出賣的，
連山貨药材有時都把人家的杖起來，少數被各
渡口哨所的人打來吃起，多數或大組裏吃不下
去則往上报、層々貪污，等於老蛇過手都要短
一節，縣政府接到好多報呈申訴，但蔣無視置

之不理、认为守渡口的兵壮、日夜辛苦、理应
赏然夜享受这些“不义之财”、县长曾社会上说
过、以防堵牌部出去挂一块牌子在大门口、惟
是反而使兵壮有所警惕、因此不必挂牌、暗中
示意各分区堵牌时款款就是、记清一九四九年
六月、有滇商农员牛要有一批耕牛约百多头、
路过兴义、准备打去云南泸西、将县岛砂、闻
听屏斗塘有人抱牛不准出关、滇商将牛绕道赴
老白碗窑、研北厂老江底方向、结果被岛砂双
防付堵得程要雄知道打电话向县府报告、蒋元
洪立即下令派保警大隊长刘耀辉就率两班保警
兵枪老江底搜回、百多头水牛、黄牛赶回县城
、找不到地方看管饲养、这地牛只将打在县府
背边空地内、县府背台就是保警大隊部、由保

警隊內所守的兵兵代為看管，漢商^租向以荖鋪
地與牲畜同宿，天氣炎熱，水牛凡天來疲勞
逃甚倒伏酷暑蒸騰的安堤內，水草缺乏不上，
病牛死牛又々皆有，漢商只得向蔣縣長求情要
求在未得到查明之前，將牛群打在堤邊坡上牧
牧，過夜，蔣縣長不准則飭令黃華樓各保送干
荖草一二十挑作為飼料，叫漢商借桶下河担水
喂牛，決不准打去放牧，約一星期，漢商牛販
子的牛病死十多頭，便宜保警隊同警察局具府
差班房的兵差天天吃牛肉，這几个漢商只得跑
向縣參議會呈報，結果副議長徐朝光向蔣縣長
說情，得到放走，事後据说徐朝光得漢商一百
快漢洋為酬謝，要於這几个区的江防各營嚴格
，檢查認真，從中借檢查為名，大撈油水，要

孫泥述區李長太，李長太是區長何紹斌的兒子，一貫在泥述仗恃倚靠勢力，有時恃而無恐，且該惡係何輯五之大老婆代由侯重凱、得此江防優差，在各渡口一帶、凡過渡之人，不論男婦老幼均要收費，只要付錢，來去自由，沒有錢付、見貨當付，粉條、糖蔗、药材、土產以及死牛干巴都要討錢，才可出境入境，弄得沿江一帶良民，怨聲載道，可是在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里、怯於权势、誰又敢出面揭批呢？

為江防檢告李長太，縱何搜括，船渡勒捐、戕弄婦女、魚肉鄉民等々罪惡的人蔣兄認碍於情面均色庇袒左不啻以放縱似該惡橫行霸道為七八糟。

至於烏沙、橋鮮兩區江防类似情形均皆有

之、宋朝攸之吸食烟毒、贪图吃喝在捧鲜舌镇
长代负江防任务，作威作福，被捧鲜罗敬一、
罗志行等於参议会检告、由於蒋不表态处理，
再告也等於零，乌沙翟亚雄、是蒋死党的亲信
，此人对上阿谀逢迎，经常从蛋羹水菜送蒋死
党的太太（翟一九四〇年在贵阳省干团当常务
係蒋之部下、兼有親誼故翟称蒋之老婆为姑太），
蒋以乌沙镇克两镇地界接近云南，故利用翟在
乌沙官镇长作为耳目，因此翟的贪赃枉法、横
行霸道的行为虽不及於李长太之罪恶累累，然
而还是得到另眼相待，色庇放纵，这艘江防丑
闻、实为可笑。

蒋死党到任后，不特成立江防指挥部严防
罗盘匪革命势力，且在城内又成立城防指挥部

实际城内已经驻有328师同保四团一部份军队，但是他为了巩固城防起见，加强民壮训练，他很明白328师同保四团的一部份力量随时调在县以及富源地区黄泥河一带，县保警队及警察两个单位人事有限，他吸取上休滕树勋吃亏几乎失城的教训，因而多此一举，加强城防措施，由黄草镇公所募集的自卫队兵为基础，抽调各大商号青壮员又参加巡防，黄草镇各商号富户，几乎家家都有自卫长短枪枝，城防指挥部设在国民党县党部内，即黄草镇公所原办公地矣，委任赵天崧为城防总指挥，谭仁安、唐应品为付指挥，姜方友为大队长，（姜方友时间很短与保长贺早生发生矛盾后即离开）^龙唐应品为参谋，他们的任务是：检查旅栈客店，警察局夜晚九点各旅栈“查号簿”一次，城防

指揮部的兵壯在十二裏以後查第二次，各街路口阴暗角落都有城防指揮部的自衛隊兵荷槍實彈轉來轉去，夜謀館、煙館、茶館、酒鋪、賭窟、私窩等是他們的檢查對象，有時通宵達旦都在查，負責人譚仁忠兼黃草鎮長曾公開的說過：“只要是女南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檢查或拉進來問”於是這些自衛隊兵唯命是從，確實對女南人不管在吳義城中住家的或是過路行商均設法查嚴格，稍不注意或因人事不熟即以“土共”論，就按去關起，城防指揮部在蔣無欲授意之下，還可以對有极大嫌疑的人來路不明，或買賣槍彈的人，只要證據確鑿以“土共”偵探論，先拿後奏，勿須送府受押，經城防指揮部拉去黑系的人有幾個，其中最典型的

是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黑夜里受校金发集团一兵
的胁迫将女农文西内快漫地枪击后面乱石堆处
黑杀，其罪认为是“大兵”误杀，九月在湖高
街标杆脚枪杀一姓梁的云南人，其罪也是误杀
，伪警察局以刘若培、张永亨为首的巡警队于
黑夜里枪杀谢家坪于云南庙坎坝屠戮为惯盗并
同罗盘区的人有勾结连横纵有招买暗使群药音
々，城中如此，则农村中在那段时间亦如此，
如沈述区长何绍斌之老妻李长珍同年九月被入
黑杀一姓刁的在蚌窝山，一些部保也有出现光
斩后奏或仇杀报复的行为，一九四九年逃难解
放，兴义县城治安的动荡，实为有史以来罕见
之事。

一九四九年四至六月为了巩固城鄉治安又

作、控制来往行商，在抽查撤鄉保甲户口后，根据省民政府前颁“戡乱建国”指示，在兴义印发“国民身份证”从兴义县来说那时的统计全县划四个行政区署有八个区公所，区以下共三十二鄉鎮（湄潭、黄草两个划鎮）全县计二百七十二保，一千三百多甲，全县人口一九四八年十月曾统计一次约十八万二千多人，撤區湄潭鎮直轄十个保計一百一十甲，人口在三万四千左右，國民身份証是按照十八岁以上至六十岁以下的男子，只要是合於伪国民政府民国二十六年五月颁布的宪法草案规定的就有領取國民身份証的資格，贵州全省可以说还没有搞而蒋无誤则先搞起来，在兴义郭显志家石印館按照省頒发的式樣翻印身份証十万份（尚未印

有破字，首先在黃草鎮各保試發，收費的標準是對學生不發、如果不是讀書的一律按指印填發，外商入縣沒有身份證的也可發，每張身份證收成本費小洋三角，但在下面填發時，則看人說話，有收至五角一元兩元的，也有一文不納的，一時爭先恐後申請領證者天天都有，其中商人最多，這些人需要此證出外經商趕訪作護身符，有此身份證，可以暢行无阻，若無此證，不特稱不上是國民資格，而且怕和以異黨分子嫌疑，於是鄉間有的人也進城來領，因以身份證在印刷上趕印不上，兼之編字盡是府大印等，手續麻煩，施到一九四九年十月約在城內填發了五千份左右，忽接興仁第三區行政委員譚存良以及盤八姓軍首領王伯勳、陳奎明

張清、項榮环等光荣起义和全解放进入的电報，謂貴州全省已基本解放，各县旧政府一律改名称成立解放委员会，暫時行使政权，听候共产党派员接收，而对这个国民身份证就令其停止颁发了，所以蒋元识这个钱色被计划未能实现，他向县银行借取的印刷工本费一千五百余元、以及新家的印刷费都未能偿清，兴义即宣布解放，此身份证行发作废。

以上均係事实，由这些丑恶的事实看来，蒋元识之反动本质是由来已久，前参议会诸公准备送他“清正勤廉”的红缎锦旗，也不过是一丘之貉，臭味相通，臭味相合的小丑而已。